

李玉贞 著

十二春秋爱和恨

友谊出版公司



蒋经国旅苏生活
秘闻

L827
L827/1

十二春秋爱与恨

蒋经国旅苏生活

秘 闻

李玉贞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040067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T)数据

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十二春秋爱与恨/李玉贞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4

ISBN 7-5057-0769-8

I. 蒋… II. 李… III. 蒋经国-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683 号

书名 十二春秋爱与恨——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

作者 李玉贞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96000 字

版次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769-8/Z·94

定价: 10.00 元

B I

21196/24
01



令世人瞩目的异国大联姻 1936 年



1937 年 3 月回国前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大使蒋廷黻
(右二)及馆员合影



1935—1936 年间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
身穿自中国带去的棉袍



1931 年与妻子和女儿、儿子在苏联

目 录

第一章 溪口的佛堂与上海的霓虹灯	1
■ 母亲佛堂前的清灯孤影 ■ 上海的霓虹灯 ■ 年 长 4 岁的新母亲——陈洁如	
第二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12
■ 涉足政治与受到惩罚 ■ 青春年少 美好理想在 召唤 ■ 远行前的洗礼 ■ 蒋介石送子赴红都	
第三章 无须扬鞭自奋蹄	31
■ 父子别离时 ■ “哎，三驾马车，马车，你奔向何方？” ■ 无须扬鞭自奋蹄 ■ 水阔凭鱼跃	
第四章 风云突变是非多 蒋经国冷眼观 战	80
■ 中山大学不平静的校园 ■ 国民党学员与“老虎 钳” ■ 争吵不休 列宁夫人前来安抚 ■ 胜利前的 喜悦 ■ 风云突变 ■ 一睹圣颜 聆听领袖教诲	
第五章 听凭命运驱使 无奈何使枪弄 棒	142
■ 王明进入蒋经国的生活 ■ 苦涩的 1927 年 ■ 摸 爬滚打当红军 ■ 列宁城军校里的小兵 ■ 一场轩	

然大波——“江浙同学会” ■ 放牛郎的启示 ■ 最高的奖赏

第六章 福祸交替时期的间奏 203

■ 无奈何任人摆布 为糊口操笔为生 ■ 人间似充满希望 暗处似自有文章

第七章 天降大任于经国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16

■ 牺牲——被神圣化了 ■ 为生活而顽强抗争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得王明“暗助”提升未果

第八章 彤云过后彩虹现——叶利札罗夫虎口脱险 242

■ 钦差大队浩浩荡荡准备下乡 ■ 来到札莱斯克镇大科罗维诺的若科沃村 ■ 教堂车房静夜思 ■ 难得的认同 ■ 险象环生 举步维艰 ■ 红都郊区的第一个集体农庄 ■ 科利亚当了模范 ■ 教堂前的枪声 ■ 告别众乡亲

第九章 冰天雪地阿尔泰 荣辱难辨叹人生 294

■ 回红都见故旧觉风雨满城 邀思宠图报复王明小施计策 ■ 冰天雪地阿尔泰 ■ 清冷的明月夜 ■ 出虎口死里逃生

第十章 风雪过春寒料峭 得佳人盼结良缘 322

■ 又到异乡为异客 ■ 工业领域再拼搏 ■ 每日相逢三两时 留得丝丝语声 ■ 欲罢不能 继续涉足

政治 ■ 初雪夜

第十一章 风乍起吹皱春水 肃反至寒气袭人 361

■ 工厂的清党会上 ■ 肃反将至 寒气袭人 ■ 家信事件 ■ 苦尽甜来 喜结良缘

第十二章 于微妙时得恩宠 蒋经国时来运转 391

■ 从漩涡之底浮起 ■ 铁幕前后 ■ 柳暗花明

尾声代跋 一十二年落花梦..... 417

主要参考资料..... 425

第一章 溪口的佛堂与上海霓虹灯

中国传统的名人传记作者在写到某人的出生地时总免不了把溢美之词堆在这个地名之上，以说明地灵才能人杰。从反面说，俗语云“穷山恶水出奸巨”，也许不无道理。不过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中国地域纵横几万里，历史名人不胜枚数，几乎分布在中国版图的各个地方。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又受到王朝更迭和时事变迁的影响，即使再天才的评论家也无法对某人做出一个永恒的评价，故此某人的出生地是否有灵气也委实不好定论。

刘邦出生在沛县，然而苏北这一隅远不如苏南富庶，并未因为出了个汉代开国皇帝就变了风水。朱元璋的故乡是安徽凤阳，近代乃是出乞丐的地方，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打着凤阳花鼓沿街乞讨，悲苦哀怨的说唱央求路人的施舍则构成了凤阳的形象。可是出生在这里的朱元璋却肇启了明代历史的第一页。看样子地不灵也未尝不可以人杰。似乎有点说不清。

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现象。台湾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在描写自己的领袖时无一例外都从这里开始。若有画家挥毫，有时甚至要在领袖的头上画出类似灵光的线条，以达到启迪作用，告诉世人，某某生来就与众不同，似乎是下凡的神。

本书要写的是蒋经国，请读者原谅，笔者不想描写浙江奉化溪口的山水。因为笔者未曾去过这个地方，若要写，也

只能是鹦鹉学舌。此处笔者倒是愿意邀读者往溪口一游，回溯蒋经国的童年，参观他的住所，了解他的生活环境。

母亲佛堂的清灯孤影

在浙江奉化剡溪溪口镇有一家盐店，名叫玉泰盐店，老板是蒋明火（蒋肇聪，字肃庵）他就是本书主人公蒋经国的祖父。这位老人靠着经营盐业为蒋家挣下了一份资产。

这玉泰盐店的老板虽然不是什么富豪，可在当地也称得上殷实之家。溪口山环水抱，它并非通都大邑，与外界联系不多。但是春来烟花迷漫，秋到姹紫嫣红，湖光映着山色也别有一番情趣。蒋明火在这里先后三次结婚，这第三位夫人名王采玉，是他自己玉泰盐店里的老伙计王贤东的女儿。她年轻丧夫，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得再嫁，便到葛竹庵带发修行。蒋明火丧妻后就把她娶过来。这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蒋介石九岁时，父亲辞世，留下孤儿寡母。不久母亲改嫁，蒋介石有了同母异父的兄弟。为着一个最普通的经济考虑，这个新的家庭不久就因兄弟们分家而陷入窘境。母亲带着他艰难度日。那正是清王朝腐败至极，面临末日的年代。道德沦丧的土豪劣绅和衙门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蒋氏母子当然也是欺压侮辱的对象。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这母子二人含愤忍痛的悲苦状况可想而知。恁般家境中，儿子成了母亲的希望和依靠，他长大后就去田里干活，以维持母子的生活，自然顺理成章。

但是为了让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母亲不忍心让他下农田去，而把他送到奉化县的一个亲戚家读书。自己则每天到佛堂诵经念佛，以求取心灵的安宁，期望观音菩萨保佑母子的平安。就这样蒋经国的祖母在丰镐房清冷的佛堂里，孤影伴着清灯，过着毫无色彩的生活。

等到儿子 15 岁时，母亲认为他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便为他物色了一个比他年长 4 岁的女子为妻。这位祥丰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名叫毛福梅，家道小康，人也善良，生长在与外界无扰的幽静村镇，受到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按照世代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蒋介石尽管当了小女婿，也成了已有家室的人，从此可以过上一个常人的生活，与毛福梅白头偕老了。

但是，这桩婚姻并没有给他们夫妻两人带来幸福和温馨。新婚的喜悦也没有把蒋介石的心留在溪口。他不久就进了保定军校。毛福梅则独自留在剡溪之畔，靠梦境和并不久远的回忆继续当着蒋介石的妻子。对于“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诗句当有很深的体会。

4 年后毛福梅生下一个儿子，取乳名丰儿，他就是蒋经国。

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日本学习军事，接触的是一个远比中国先进和开放的社会。蒋家这个新组成的家庭也因夫妇间思想和生活方式上越来越加深的分歧而面临破裂的前景。蒋经国一岁左右才看见父亲。短暂的父子相见并没有给尚无记忆的婴儿留下什么印象。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次父亲回家来留给母亲的又是什么！父亲带回了一个名叫姚冶诚的女士，她是城里人，装扮入时，年轻漂亮。那便是他的第二个母亲。在一夫多妻制的时代，这本没有什么希奇，也不会受到任何人

的谴责，然而不管怎样，按照人之常情判断，作为明媒正娶的妻子，毛福梅看见这个妖冶的上海女郎取代了她的地位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只是可怜旧中国的妇女，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古老信条和由此而构筑起的种种泯灭和压制人性的理论束缚之中，受尽折磨，但是她们却被造就成逆来顺受的人，甚至将此视为“美德”，三从四德成了她们的道德规范，这样她们便乐天知命，生在苦中不知苦。蒋经国的母亲也不例外。自从儿子出生后，她于孤寂之中似乎得到了安慰，把全部心血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把内心的痛苦深深埋藏起来。只有佛堂里的观音菩萨知道她的愁思。她也许是在默默地揣摩“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道理？

待到蒋经国稍微长大一点，能够记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母亲辛苦的生活，慈祥的面孔和慈祥中透出的缕缕孤寂。父亲偶尔从城里回来或者托人带来的洋式玩具给儿子增添了些许乐趣，构成了他对父亲最早的记忆。

蒋经国5岁时，父亲又给他领回来一个小弟弟。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外来的小弟弟还有日本血统，是父亲在东瀛同一位日本女子所生。这个弟弟名叫蒋纬国。蒋介石尽管风流，深谙“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的道理而处处拈花折草，但是对儿子，不管“正出”还是“庶出”都同样寄与厚望。不是吗，请看，他希望两个儿子将来都成为“国家级”人才，通揽中国大权，所以要他们纵横相加，东西南北地把华夏大地牢牢掌握住，国家大权不容别人染指，所以为儿子们起名时就使用了意味深长的“经国”和“纬国”二字。

这年蒋经国便开始学习了。那已经到了1916年，正是中

国新旧思想文化交替的时候。在离溪口一二百里的上海，已经有新型学校即人称洋学堂的教育在成长中了。清新的风还没有吹到剡溪之畔，蒋经国受的仍然是中国旧式教育。

阳春三月，他穿着母亲缝制的棉布衣衫走出家门，来到孔子和祖宗牌位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三跪九叩礼，然后就正式拜周老夫子为师。自从那时起他便跟随这位精通国粹的秀才进到了一个对他的年龄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的世界。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子曰，学而时习之”，他迷迷糊糊，机械地重复着先辈们为日后步入仕途而学习的多少年不变的“教材”。这种学习根本没有乐趣可言，他只是在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海洋里沉浮飘荡。

经济落后，教育自然也不可能先进。世世代代一脉相承的中国教育制度因袭着祖传的为培养和造就统治阶级接班人的目标，使用着一成不变的教材和方法。蒋经国又怎能例外？他也在私塾里诵读书经，按照长辈的安排走着一条前途未卜的路。父亲要求他读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至于“德育”的教材，那么，除了这些经书的潜移默化向他灌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之外，还有父亲的“谆谆教导”，在家要孝敬父母，要以曾文正公对于弟子的训诫作为行动指南，一定要有远大抱负，要把他名字的内涵充分揭示出来——当一个经国济世之材，当“中国的政治家”。就这样，当他还处于本应该在阳光明媚、洒满欢声笑语的校园里无忧无虑地自由生长的年代，他却在毫无生气的私塾里靠着寒窗忍受着旧教育的摧残，过着晦涩刻板的生活。每年的正月十五，六月初六去赶庙会，见到返乡的善男信女虔诚的神情，参与这种融宗教与社交为一体的社会活动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另一个部分。

回到丰镐房，虽然是窗明几净，家里尽管有母亲和祖母的关怀，可是他没有父爱，他开始渐渐明白母亲的处境，同时也开始默默地为母亲分忧，默默地在自己心中承受非孩童所能承受的痛苦。

对于尚处于混沌时期的他来说，一个浓重的阴影几乎遮盖了他全部的生活——这个阴影乃是由一个光彩夺目的面孔投下的。她就是姚冶诚——父亲从烟花巷里找到的美人。孩子天生的敏感告诉这个幼小的心灵——父亲已经大大地疏远了母亲。

众所周知，蒋经国是个孝子。也许对母亲的爱夹带着同情，从这时起就已经在他幼稚的脑海里萌生了。

母亲，丰镐房，佛堂里的清灯伴着母亲的孤影，这个由时代酿成的悲剧人物忍受着现实的一切痛苦和不幸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虔诚地祈祷来世的幸福和平安。这就是童年时代留给蒋经国的回忆。

上海的霓虹灯

蒋经国 11 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一是慈祥的祖母辞世；二是因为祖母的逝世，她的威严消失了，父亲在同母亲的关系上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不必为着顾全体面而假意惺惺地维持同毛福梅的夫妻形式。这就意味着蒋经国将要有一个新的母亲。失去了慈祥的祖母，孩子的心灵已经很难承受。而生母因为丈夫的觅求新欢又要经受更大的不幸和痛苦。

为这一切雪上加霜的是，毛福梅又面临着与儿子的分别，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1921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母亲，随父亲经宁波到了上海，从此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大世界。这里有洋学堂取代了奉化拘板的塾馆，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霓虹灯取代了母亲佛堂里的清灯孤影。这里是一片沸腾的生活图景。

这年3月3日他考入了上海万竹小学，进四年级当插班生。这个学校里的课程，教师的授课方法，周围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使他感到新奇，引起他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风气，给人们一种向上的力量。这里没有武岭的草木，没有奉化的青山，没有剡溪的潺潺流水，特别是没有慈母在身边，他不免有失落感。但是上海这个大世界里充满朝气的生活和他这个年龄特有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使他在学校里得到了不少补偿。

他住在陈果夫的家里，生活起居得到他的照顾。至于父亲，父爱，他似乎记忆更多的是对父亲的莫明其妙的恐惧。母亲……她距离上海并不远，可是又好象很远很远。

年长4岁的新母亲——陈洁如

蒋介石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出入酒馆青楼，炒股票，结交三教九流。过的是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初期正处于所谓“创业”时期的人比较典型的生活：倜傥，风流，无论在情场还是生意场都要出人头地。

他经常去张静江的府邸，有一次在那里见到一位陈姓的小姐，乳名叫阿凤，当时她15岁。为了把这个少女追求到手，他用尽了心计，先是紧逼不舍，后是托张静江说媒，蒋并亲

自把发妻毛福梅如何已皈依佛门“虔诚信佛”，侍妾姚冶诚於何种情况下与他在苏州相逢交欢，最后被纳为妾的经过一一说明。就这样，在一番努力之后，蒋介石这位已有一妻一妾的早已过了“而立”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终于如愿以偿，在1921年把一个比他年青约20岁的尚未成年的女子放在身边，与之同居。一方面有姚氏为他抚养蒋纬国，另一方面他又有一个美貌的少女相伴。皇甫松诗云：

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蒋介石大概深谙其中道理。所以把她及时抓到了手中，不知道他们二人是否正式结为夫妻，反正在大东旅馆举行过一个类似婚礼的盛大宴会。

此后蒋介石为她改了名字，叫陈洁如，取其洁白如玉，白璧无瑕的意思。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带着她往溪口去拜见祖先之墓，向众乡亲展示这位如花的人。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奉化。

于是剡溪之畔溪口的小镇忽然热闹起来了。本来已经十分痛苦的毛福梅看着“新婚的”丈夫领来了一个和儿子蒋经国年龄差不多的新娘，只有承认眼前的现实。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她做出任何别的抉择。这个被遗弃的妻子默默忍受丈夫所做的一切。母亲的本能告诉她也许这样好一些，至少可以对“新娘”寄托一定希望——照顾在上海读书的蒋经国。

有一天这“姐妹”二人在客厅里闲谈，毛福梅问起蒋经国的情况，陈洁如说：

“我还没有见到他，但是我们回到城里的时候，我想见他”。

“他已11岁了，像他父亲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他不愿

呆在家里，总想出门。他是一个好孩子。”毛福梅若有所思，带着母亲思念儿子时特有的爱心与焦灼。“他很敏感，只是特别害怕他父亲。我帮不了他，总担心他孤零零一个人在外，又离得这么远，我就只有这么一桩心事”。晶莹的泪珠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您不必过分担心他”，是新娘温和的话语，“我答应您，等我回到上海，我一定尽全力在各方面帮助他。您可以完全放心了，好吗？”

“如果您这样帮助我，我会感激不尽的。”毛福梅的泪水涌出，她似乎如释重负，似乎为儿子得到了真正的保障而产生了轻松感。

事实上，毛福梅在不幸之中也还算真的得到了安慰，这个新母亲没有食言，毛福梅的爱子蒋经国在大上海受到了一定的关心和照料。

蒋陈二人回到上海的第四天早晨，陈便在旅邸首次见到蒋经国。这个孩子由旅馆仆人领着进了房间，一见蒋介石就高声地叫父亲，然后规矩地站立在墙角。

“这是你的新母亲，给她行礼！”蒋介石粗声粗气地命令孩子。

“姆妈！”蒋经国边叫边行了一个45度的鞠躬礼。这意味着孩子认可了这个比他年长4岁的母亲，而陈洁如也在新婚燕尔之际认识了一个只比她小4岁的儿子，她实际上当了蒋经国和蒋纬国这两个儿子的母亲。

蒋经国的一声“姆妈”和他礼貌的态度为“母子”初次见面制造了理想的气氛，没有使任何一方感到尴尬。但是蒋经国神情十分紧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父亲的发落。幸好仆役在这时把蒋介石叫去接电话……